

## 蕙质兰心 才调尤佳

——蜀中女诗人薛涛小识

唐代女诗人中，薛涛和李冶、鱼玄机最为著名。薛涛的诗，不仅有世所传诵的《送友人》、《题竹郎庙》等篇，以清词丽句见长，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。在封建时代，像她这样的女性，还真是不可多见。她曾到过接近吐蕃的松州，有《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》诗，其第二首说：“闻道边城苦，而今到始知。却将门下曲，唱与陇头儿。”对守边士兵的艰苦生活寄以深切同情。而据说是她思念情人而写的《锦江春望词》四首，则令人扼腕叹息：

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；  
欲问相思处，开花花落时。

揽草结同心，将以遗知音；  
春愁正断绝，春鸟复哀吟。

风花日将老，佳期犹渺渺；  
不结同心人，空结同心草。

那堪花满枝，翻作两相思；

玉箸垂朝镜，春风知不知。

薛涛的《咏牡丹》则采用拟人手法，在夜深露重中向盛开的花儿细诉衷情：

去年零落暮春时，泪湿红笺怨别离；

常恐便同巫峡散，因何重有武陵期。

传情每问馨香得，不语还应彼此知；

只欲栏边安枕席，夜深同花说相思。

情人的杳无音信，让薛涛越盼越失望。在她的眼中，天上的云彩、江畔的垂柳、院中的春花，都幻化成他的形象。她向它们诉说离情之苦，以寄托对情郎的思恋。正如后人所慨叹惋惜的：“孤鸾一世，无福学鸳鸯”。

薛涛在蜀中数十年间，剑南节度使共换了十一位，每一位都被她的绝色与才华所吸引。《唐才子传》中生动记述了薛涛在宴会上的机智敏捷、幽默风

民也。”无限扩大了诗的范围。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用对话的形式描写年轻夫妇日常快乐生活，恩爱情景，轻松愉快，生动传神。而《诗序》说是：“刺不说德也。陈古义以刺今，不说德而好色也。”又《秦风·蒹葭》写诗人追求他的意中人，而秋水阻隔，可望而不可即，生动活泼，情景交融，实为三百篇中抒情的杰作。《诗序》说是：“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礼，将无以固其国焉。”拿这两首诗的序来对照诗中所写的生动内容，不仅大相径庭，而且大煞风景（对后者而言）。有的诗内容相类，《诗序》却做出美、刺相反的评价。如《周南·汉广》写南国男子思慕一位女郎，江汉茫茫，欲渡无方，只好聊兴遐想。《诗序》说：“德之所及也。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美化行

乎江汉之域，无思犯礼，求而不可得也。”极尽赞美之辞。《陈风·月出》写男子思念一位俏丽婀娜的女郎，心情郁闷，无以自解。《诗序》却说：“刺好色也。在位不好德，而说其美色焉。”原来《诗序》非依诗说诗，而是因为前者属《正风》，后者属《变风》，所以两诗内容虽近，却做出美刺不同的评说。

不过，就总体而言，《诗序》的作者秉承孔子“诗三百思无邪”的思想，紧密联系诗作时代礼乐政教的兴废盛衰，其作三百篇之题旨，大多数是正确而可信的。后世学者百家争鸣，见仁见智，自有胜处；但不能否定《诗序》本身的价值。

作者 向熹：四川省文史研究馆（成都）馆员  
唐智燕：湘潭大学博士



趣，每每使在座客人惊叹不止。一次，黎州刺史与她行酒令（《千字文》令），须带鱼禽鸟兽。刺史先云：“有虞（与鱼同音）陶唐。”她道：“佐时阿衡。”刺史道：“语中并无鱼鸟等字，须罚。”她笑道：“衡字内有小鱼字，使君的‘有虞陶唐’，一鱼也没有。”坐客大笑。她的幽默擅辩，恐怕在如今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也是绰绰有余吧！是她的聪颖和自爱赢得了别人的青睐和敬重；因为她知道，她是一名乐伎，只有冷静地收敛起自己的悲切，才能真实地独立地活着。

唐德宗时，剑南节度使韦皋统略西南。韦皋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。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，而且还是官宦之后，就破格把有着乐伎身份的她召到帅府侍宴赋诗。一年后，韦皋惜薛涛之才，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，后虽未付诸现实，但在韦皋的心目中，薛涛当是不折不扣的女校书。

薛涛在与韦皋的交往中，有一次曾惹恼了韦皋。为了让韦皋消气，她写了十首诗，这就是《十离诗》。薛涛在诗中用犬、笔、马、鹦鹉、燕、珠、鱼、鹰、竹、镜来比自己，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的主、手、厩、笼、巢、掌、池、臂、亭、台。只因为犬咬亲知客、笔锋消磨尽、名驹惊玉郎、鸚鹄乱开腔、燕泥汗香枕、明珠有微瑕、鱼戏折芙蓉、鹰窜入青云、竹笋钻破墙、镜面被尘封，所以引起主人的不快而厌弃。有着歌伎身份的薛涛，因这十首诗求取了韦皋的谅解。而恰恰是这十首诗，也道出了薛涛的无奈和悲情。退让妥协的背后，是那忍气吞声的句句血泪。这样的哀怨断肠之音，沉淀了薛涛的凄艳和绝美。

薛涛的诗写得很美，字也漂亮，可以说浸润着她的聪明和智慧，也彰显了她的静穆雍容和大气。正如史料记载：薛涛“作字无女子气，笔力峻激。其行书妙处，颇得王羲之法，少加以学，亦卫夫人之流也。每喜写己所作诗，语亦工，思致俊逸，法书警句，因而得名。若公孙大娘舞‘剑器’，黄四娘家花，托于杜甫而后有传。”（《宣和书谱》）

薛涛做的彩笺亦很有名，显示出她的蕙质兰心。她住在成都浣花溪畔，在闲雅之余，常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，加上云母粉，渗入玉津井的水，制成一种十色松花小笺，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，煞是清雅别致。人们把这种纸笺称为松花笺或“薛涛笺”。以后的唐至宋代人士喜用彩笺题

诗或书写小简，其实都学自薛涛。薛涛用粉红色的小彩笺，以娟秀的小楷题上自作的诗句，赠与那些她认为合意的来客；一时间，成了文人雅士收藏的珍品。郑谷有诗云：“蒙顶茶畦千点露，浣花笺纸一溪春”。李商隐诗曰：“浣花笺纸桃花色，好好题诗上玉钩”。韩浦诗：“十样蛮笺出益州，寄来新自浣溪头”。司马光诗：“西来万里浣花笺，舒卷云霞照手鲜”。薛涛退隐之后，一直在溪水边制作她精致的粉笺，孤独地老去。那一张张薄薄的桃色笺纸，承载了她太多的人生况味和锦绣文心。在今天，她的那份寂寞、清苦和优雅，不是还在静谧的浣花溪畔散溢吗？

“扫眉才子”薛涛能够不失尊严，在中唐文化圈占据一席之地，乃是她幼年独立自主的生活基础和本身脱俗孤拔的心性决定的。“闯进男界成‘校书’，彩笺岂无巾帼泪”，唐文宗大和六年（832年），隐居的薛涛永远闭上了她聪慧的眼睛，享年六十五岁。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，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“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”。至此，“女校书”真正成了薛涛的别名。



薛涛画像（马骥绘）





张恨水 (1895—1967)

## 从热闹到沉寂

——张恨水人生剪影

在中国新文学史上，要论小说创作数量之多，影响之广，非著名通俗章回小说家张恨水莫属。

他17岁开始写作，三十年间出版了一百多部中、长篇小说，写了五千多篇杂感、随笔，总量达三千五百多万字。可长期以来，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以政治倾向作取舍，把非“主流”的作家排斥在文学史外（只局限于几大社团），使这位名震宇内、妇孺皆知的作家竟告阙如，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### 中国的大仲马加上半个巴尔扎克

张恨水原名心远，1895年出生在安徽潜山一个武术世家，到他这一代才偃武修文，开始舞文弄墨的事业。他早年求学于黄兴办的苏州垦殖学堂。由于父亲早逝，他作为这个家中的老大就过早担起养家重担。他一边读书，一边写作挣钱供养弟妹，还卖过药，演过话剧。他在17岁时改用“恨水”笔名投稿，取李后主词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之“恨水”，喻“愁花恨水生”之意，即不让光阴像水一样流逝。

张恨水最初在芜湖《皖江报》当记者，开始文字

生涯。1913年，他18岁时北上燕京，为《世界晚报》副刊写长篇小说《春明外史》（连载），一鸣惊人；后来又写了《春明新史》。接着《世界日报》也请他主持笔政，写出《金粉世家》、《新斩鬼传》、《斯人记》，轰动了北方。1932年，著名老报人钱芥尘把他介绍给南方报业界权威严独鹤。严引荐他为上海《新民报》撰写连载长篇小说《啼笑因缘》，效果极佳。书中人物沈凤喜、樊家树、关寿峰、何丽娜等侠士须眉、美人粉黛使读者如痴如醉，报纸销量激增。

张恨水在南方一炮打响后，报刊约稿纷至沓来，鼎盛时达十家之多（有时一日要对付多家连载），老报人郑逸梅形容他是“十管齐挥”。著名作家老舍在重庆时回忆说：“他告诉我：‘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’，想想看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每天要写出那么多字来，而且是川流不息的一直干三十年。他不赌钱，不喝酒，不穿奇装异服，不留长发……我确实知道他不摧残自己，修养使他健壮，健壮使他不屈不挠。”（《一点点认识》）。其时，上海三友书店很快把连载小说《啼笑因缘》出单行本发行，一时不胫而走，畅销海内外，再版二十多次，印数二十多万

一代才女薛涛香消玉殒，但真正葬于何处，史料并无明确记载。原来四川大学校园内曾有一座孤坟，传为薛涛墓并立有墓碑，可惜毁于十年动乱之中。今人于望江楼公园后的锦竹园，按当初原貌恢复了“薛涛墓”，供人凭吊。至于它是否薛涛魂归之处，人们并未过多计较。然而当千载之后，当我们读着《洪度集》中那些光彩照人的诗句时，却仍能为这位“容仪颇丽，才调尤佳”的女诗人的孤芳劲节所倾倒。

南天春雨时，那鉴雪霜姿。

众类亦云茂，虚心宁自持。

多留晋贤醉，早伴舜妃悲。

晚岁君能赏，苍苍劲节奇。

就让薛涛《洪度集》开宗明义第一篇诗《酬人雨后玩竹》作为结束吧！薛涛以竹自比，虚心自持，独善其身，洁身自好，坚持自我的风范，当为人们永远怀念。

作者：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研究所（济南）

副研究员